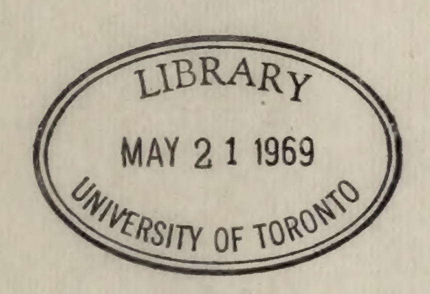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二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浚　在延　錄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按鑄凝似是黄白術

范陽盧氏母楊氏撰天寶廻文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無端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不測○是又一蘇若蘭矣

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虞、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按許負是女相士、此又有女地理矣、亦奇、

野客叢談辨坡公應記儂家舊姓西、姓是住字大有意味、毋論舊姓西可笑、如坡云應記儂家

舊姓施、有何意味、爲正一字、坡公當九泉相賞、故多恨翻刻訛書、及矮人妄注、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之數、

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向陷契丹、常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曰此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右見陸游南唐書、○予謂卽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爲

箮日耳、箮是竹箔、當取覆蔽之義、或曰海上大
魚過、遂能蔽日、名箮日、
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
右劉朝霞獻元宗幸溫泉賦、○今賣古器者、名
曰骨董、或以爲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
此二字所出、劉賦董作懂、昧其文義、似骨格之
說、又於骨董無涉也、○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
當作匫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

公文宣謚號也非子孫所可襲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爲衍聖公至今不易

明皇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授是官號通元先生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好神仙○此俗所謂張果老者也或言果爲堯時蝙蝠精可笑

裴景升爲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爲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之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示勸○尉受特旌僅見於此癸未舉天下廉卓十人余與陳大樽夏彝仲諸君同被舉末一人休寧丞也丞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時呼爲何青天直指平米價民大譁擁門不得解丞一言而定、汪文烈亟稱之後部中不遷不黜而別選一官至、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欲往徐公人龍

軍前自劾、百姓置甒醵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堅不受、衆曰、蜀中幾破、公無家何歸、儻所如不合、願歸老於此、乃持前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

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豨、三日必雨、按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句、

故觀逐者於其返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殺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見淮南子、○舜亦不曾殺弟、樹

米架羊竟不解矣。

菊有一種名鴈來紅、狀類鷄冠、秋時莖葉俱紅、見古文苑擣素賦注、○今所稱老少年正名鴈來紅、原無花、何以名菊、

漢宣帝以保護恩追賜掖庭令張賀謚陽都哀侯、○此寺人得謚之始。

延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使人皆效此君省後來許多紛

擾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開最盛仙人殷七七令九日重開無異春日此九日事可替代東籬矣

鄱陽李賓王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宇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右見高齋漫錄〇相法書也四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名玉管通神林宗媿死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賈誼新書炎帝者黃帝之同父母弟也各有天

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信斯言也、將爲孤竹所笑、古學誣罔如此、非一、

史記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亦有癭、子同書中載之、今人以智囊作美稱、強加人以癭矣、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搨、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往

往得厚值、○今予鄉鄢陵石搨在劉氏者、後有
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

竹譜、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
而凉、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萼、竹得是氣
也、根伸而達、亦謂爲鞭行、鞭頭爲筍、俗謂之僞
笋、○按麥以四月爲秋、竹以八月爲小春、竹事
可用也、僞笋字、亦新、

檇李陳無功、撰庶物異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
有二則、可稱該博、余意外國語佛經語皆無定

字況屢經翻譯。尤多差訛。不如删去。始稱大雅。

廣韻藻中、所收甚多、亦未盡善、

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闕文也、鍾譚目口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語不以為纖。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可發一噱。

卓初荔挺、莆田諸生、子被逮入都、初荔間關數千里、率闔父老叩 閽、白子寃、為勢格、卒不能

達當初荔之行予數止之初蒸曰擊鼓以救日
日豈擊鼓可救哉亦致吾扶陽之誠而已事之
濟不濟何論余在念室舊長汀令石渠王君諱
明翰年七十矣從恒山徒步來視予出一金爲
壽且謂予曰予每見
上幸海子瓢在破屋中遙望膜拜喃喃白公寃予
曰徒自苦耳詎能達王君曰昔有鸚鵡飛集陀
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

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爲余滅火耶予感兩君之言爲之泣下附記於此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煙雨圖彷彿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荊浩又常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峰雪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疊翠萬橫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蓋爲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

家。侯方域作雲林十萬圖記。

相傳馮開之先生、孌一艾姜、姜方新沐時佛手柑初至都門、急懷一枚與之、姜接得旋擲去、先生知其意已不屬、遂驅之出閣、予在秣陵、見佛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姬頷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則宣盤中層叠數十、鮮妍碩大、愈客贈者十倍、客乃不勝消阻、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予謂馮姬直捷痛快、大勝此姬也。

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

雜志中載常開平每出師夜必御一婦人曉𬾩斷其頭以去然後臨士對敵○予謂開平或偶一爲之後人誤傳耳每御一婦輒斷其首安得有如許婦人供其宰割耶此等事不宜浪傳恐梟弁借爲口實今之梟弁語以稱病相戒不妄殺人冬不治牆恐傷蟄蟲諸事必不肯信語以此等事必以爲大英雄應當爾爾或反生效法心我輩筆墨不可不愼也

楊升菴丹鉛總錄汀州上杭縣有刻本宦閹者

遠近皆取之邑令、令索之民間、印以綿側理、裝以綾錦、每部民費二金餘、而官動取十數部、又不給値、民有緣是傾家者、余至汀、一夕檄邑令燬其副墨、爲杭民永杜此害矣、此集吳門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强分門類、訛字如落葉、脫失處尤多、且歲久板皆漫滅、間有一字不可識者、官閩者初亦未知板之漫滅如是。姑亦隨例取之。歸則以供葦帛之用耳。恐後人不知。以予爲燬升菴之書。故附記於此。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眞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儁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撏撦爲家常此魯直之隔日瘧也其黠者

又反脣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幷集矢於杜陵矣

杜詩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云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遞相祖述無效噎黠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

杜詩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

錢虞山云、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爲佳。如以尖新之見。取之。此。一字。卻。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

杜詩、伯仲之閒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張輔葛樂優劣論云、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而抑崔浩之

黨陳壽也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寬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

倫如是吾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留有句曰竹爲槐羽翼衣作扇仇讐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曬烟與月何仇又曰溫退蟲多口凉多鳥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才子耳

遵巖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勑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揜於聲律之外如

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敖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槊招他人以歃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拔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天下更鼓首無前二點末無後二點不知所謂世以爲始於宋人寒在五更頭之說然宋人以

爲讖避之是矣後人何因復爲沿習且寒在五更頭去後二點是矣去前二點何居閒常積五更計之自一至五爲數十有五積一更之點計之自一至五亦十有五合五更之點計之共七十有五加以更數共九十九十陽數也夜用陽數是陽數而陰用也陽數而陰用之疑於陽矣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去前二點天德不可爲首也去後二點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然則不去一而去二何居曰去一是去陽也

去一則將以二始以四終是以偶始以偶終也陰陽大數而獨以偶始以偶終猶之夫無陽也故去前之二去後之二既不令其疑於陽而又以奇起以奇終又默寓扶陽抑陰之意焉甚矣前人立意之微而寒在五更頭之說爲無當也余蓄此疑頗久因妄論以質之同人

余年友長山王子凉峅生爲詩好爲聱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語余曰子凉昨以潛岳解示予久之不得其解

既而悟爲五言古詩遂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然稍失一字即須從頭讀起矣予曰予讀子涼詩乃提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即了矣大士大笑

呂覽云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微仲衍次紂同母弟兄也微子微仲生時母尚爲妾進位爲后而生紂故云同母庶兄後箕子勸立微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妾子不得立遂立紂○夫太史能爭於立子之日而不爭於正后之日何

也無以妾爲妻齊桓亦知之矣太史爲是箕子不爲非乎總之皆不敢信

揚子雲恬澹寡營不兢時名以賁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見潛居錄○此說與其疑也寧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

程于止曰舊說閨年少蟬試之信然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巳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間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與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幛

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巳若風霧煙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愾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巴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隊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者若以爲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

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而音韻齊側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孀巳沒因劉遒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卽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萬曆戊申江南大饑騎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借士大夫茅止生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詩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聲家之藏

未敷其數質湊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即囷穀以待饑矢之曰自嘆者如嘆已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吊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借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伴遞相招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為美談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画一人撫鬚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氷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官局矣

吾師孫北海夫子常曰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又曰吾輩讀書即不能窮及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道

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為一體而陰啟宋

人以理爲詩之意如張舍人遺之織成縟綴本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禍引李鼎來瑱爲鑒並其縟綴還之此類情事甚異杜之所以爲杜而非所論於唐風也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官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朗僣服之不祥數奢濫之召禍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

遺而後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

李子田曰杜詩期嚴明府云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消金吼即霜鐘花即蠟炬花也杜喜倒字無他意也劉須溪乃云其人能琴金吼霜鐘與其音者何也

陳明卿曰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矣

若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眞佯怒而亦似眞史記書耳。

余鄉多郭公塼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凡滎澤滎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閱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亓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塼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逄着亓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亓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

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既修堤後、遂號呼爲郭公甎矣、

夷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祕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申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爲之梓行矣〇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爲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

十卷、而公薨、全書蓋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楮、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畫文敏像、標簽字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得之、後復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

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

又云京山李組桂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

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典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春申君因李園而進園妹於楚王、竟爲園所殺、唐張祜詩云、薄俗何人議感恩、諂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杜牧詩、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皆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近吳郡林若撫詩云、豫讓心銜國士恩、斬衣猶可快冤魂、春申亦有三千客至竟何人死棘門、皆未足以定三千客

之罪也園既進姝生子時朱英勸春申殺園不聽且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未幾死於棘門是春申之計失矣客何成爲徐興公有詩云食客三千盡在門各穿珠履躍平原寃冤地下多遺恨不許朱英殺李園庶幾爲三千客卸罪

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俱撫入而不知此詩乃白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名曰戍婦行初非出於宋氏也振吳江人自號釣鼇叟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

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行擅場、若撫吳人、斯言有據、

李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林若撫曰、唐人以酒爲春、既云釀老春、而復用酒字、不失之重耶、常見古本作沽却與何人、是矣、若撫自謂足破古之疑、予意却字畢竟不自然、太白詩即使再尸數酒字亦自不妨。。

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楊用修改始

字爲才字且謂作者亦必心服徐輿公謂畢竟始字爲妙况才來一韵尤礙余謂用修懼後人作惡謔耳非謂才字勝始字也

用修謂詩古註睍睆黃鳥睍睆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註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睍睆指羽毛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

毛子晉家有宋板許氏說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

全書係十五卷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愼原本惜燬於火

漢書尉陀獻桂蠹二器按楚詞曰桂蠹不知所淹畱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則已先陀久矣今並不聞有此

藝文類聚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神社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子貢善言遂稱能說神社妄亦至此今

博物志亦無此條删之不謬

呂氏春秋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此許行並耕所託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

君子書右見抱樸子。○按昌言尚有存者。新論惟班固續成琴道一篇。今散見羣書數十條耳。平原子書無一語傳後。

拾遺記曰。堯時有祇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鷄。鳴似鳳。能搏攫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爲害。飴以瓊膏。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戶之間。則鬼魅退伏。今人元日画雞於牖上。是其遺像。按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画雞。今都門剪以插首。中州画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画大雞於

否元日張之葢北地類呼吉爲雞俗云室上大吉也可發一粲拾遺記無乃因元日貼雞而幻出重明鳥乎東方朔占歲書一日雞至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若元日宜貼雞則八日何不用所主藝苑雌黃又曰正旦畫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類二日獨施人雞葢正旦謹始七人重人也畫雞謹始之說愈不可解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直撫雞事耳秖支或作條支

博物志、袁安故綬不具丙丁、因募能爲丙丁文者、六安都尉畱應能之、綬成、賜帛五十疋、○丙丁何文耶、或言文如火焰、故曰丙丁、然火焰之文、亦不難爲、何獨畱應能之、此必有異、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爲合古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勘契勘箭之制、又

宋相呂端、捲簾審視、乃拜、皆此意、

太白峨眉歌、峨眉山平羗清溪三峽渝州、一連用之、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櫳、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

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劒端六句一樣句法且榆桑柳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爲嫌今人用之不知何如揶揄矣然細論之惟峩眉山月一氣渾成絕無痕迹反似當用許多地名

者餘則一說破便覺身分小減矣雖詩之佳處正不在此然終不如不犯之爲愈耳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繒帛裹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今日好田獵者何不以此試之

骰子朱窩宋家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誤以河爲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著之除紅譜也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張林宗先生常重刻之汴中每以行酒

蘇武子云、熊謙夫善醫、常言世醫者診脉、類以腕骨爲準、當腕骨者曰關脉、前曰尺脉、後曰寸脉、雖千百醫、率是也、抑予嘗攷、從魚際至高骨一寸、曰寸、既曰關、既曰尺也、間尺脉一指曰臂之餘、準此察疾病、審強弱、驗生死、視權衡於物也。謙夫南昌人、東壇熊氏之族、

同、能不如獨勝、故有去而學塑者、專意畫火者、正統時、張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善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曰已上。

遂不復作文並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昶字
昶書皆作昶在文淵閣寫經帝見其字愛之問
其姓名特移日於永上今從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
多者以防作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
拾音同義異叁字字書所無葢以參字微變之
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
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字柒字亦無字按
束晳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桼娥之房桼卽古

七字太元七政亦作泰政奈何不作泰字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蘇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

鹿伯順有使者來寬同儕三人擬一時婚娶三女家居亦皆相隣議既定寬愀然曰小人喪父而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私情不敢與兩人同事也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之父病久而危欲急嫁女逸兩隣女入言之主母母白之鹿公以

語寬寬復灑泣訴其父母生生死死之苦曰儻伊父母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主父母亦終不忍強之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其舊宿之處以遠女室焉嗟夫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乘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

華亭撰楊忠愍墓志敘王元美徐中行諸公理其喪事葢諸人倚重於楊也已吳國倫與江司馬書云檢忠愍集入子與名非實錄也忠愍以

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而華亭爲忠愍請遺子相而及子與巳爲失考今柰何專屬子與乎李子田曰諸人在當時最稱莫逆以此視之果莫逆耶

避暑錄話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巳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

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喬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硯不氷煦煦然春臺也額

其窖曰陽春窩、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卧、秋夏則無、冬爲甚、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可救一夕命、乃火房者、都民爲之、如坊店、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願與仁人君子、廣造數處、使貧民盡居其中、名曰陽春院、其病而老、勿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强而壯、四體無

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作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京師火房即乞丐之長為之凡為其長者皆大猾家累千金妻妾飲食略同素封每門置火房一二處遇大風雪則以處羣丐計口日給薄粥二盂而晴日則亦計口收其所乞之錢羣丐聽其指使無敢忤者往時察子之輩多此輩為之耳目也

俗云霜為露所食輒雨食字大奇

楊衡湘論李龍湖云此老何可詆但當捧之蓮

花塵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蕭伯玉曰、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消罪亦不容如此其重也

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嚴州葬復誰人、

詹去矜曰、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

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葢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

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畀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擲

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嘆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葢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神禹定水帶何以得流傳人間非同彝鼎披圖可識麗使從何知之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西賈盜佛面珠事頗相類何異域之多慧眼也○按湧幢小品載華亭市中小常賣

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于番賈、而未嘗遇今

幸得之○予按朱文肅公著湧幢小品在萬曆巳未詹去矜鍾玉所記在文肅公四十年後其就文肅所記而敷演之無疑然即文肅所紀亦未必實有此事也文肅又曰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即此魚腦骨也余謂此亦臆說

葉瞻山樹聲居臺諫數有抨擊率皆大寮回洑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

小人之也○盡人如先生何至紛紛聚訟

范箕生程烈女傳烈女鄖城人年十七聘安氏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摧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爲烈女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葬安氏子請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於伙伴入室憩則着向製履雖經矣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辨烈女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玼如生汗纍纍如珠然

郿城令盧弔贈襚焉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曰先大父守許日陳君鳴郊省大父于榻前爲予言烈女死其父葢以爲訴或破涕爲怒加攩柲云嗟嗟娵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之性爲獨全于天者不顯矣虞將軍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矣

句讀改正當從者論語點句爾何如　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椸枷不同句巾櫛不

親授、句 左傳蔓句難圖也、蔓句草猶不可除、
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史記、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帝紀、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只一點斷、不須講
解、而古人之語意自出、信乎學者貴有師承也、
若傷人乎不句問馬、 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
有衆逐虎、又倪支節公、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
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心勿忘、句
亦不通、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眞、以一

字分爲二字故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　二嫂使、句謂使女治朕棲、　夏禮、句吾能言之、句杞、句不足徵也殷禮、句吾能言之、句宋、句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句故也、句足、句則吾能徵之矣、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句已乎、　書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陟方乃死、　詩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句騶虞、此王質詩總聞讀法、　雖蔬食菜羹瓜、句祭、禮記瓜祭

上環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復夢見周公、予不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別、學者宜詳考之、虞山云、左傳、公入而賦、句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句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為句、則大隧四句其所賦之詩、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為左

傳敘事之辭抹之曰俗筆殊可笑
京山郝仲輿敬曰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
爲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
之閒旱句則苗槁矣知句足以知聖人汙句
不至汙其所好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句
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許子何不爲陶冶舍
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百官族人可句謂
曰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句送之門是
句皆已甚迫句斯可以見矣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句皆擴而充之矣、使浚井、出句從而揜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句將行其言也、迎墨必歸于楊、歸句斯受之而已矣、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註射于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名書記、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爲之草書太白有公孫大娘渾脫舞句、老杜序內云、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句瀏灕頓挫、獨出冠時、鍾伯敬不知是舞名、作爲贊舞評云渾脫瀏灕六字、作事作文之妙盡此、虞山譏之、

論語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句之宋不足徵也

按宋長洲王楙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則此讀爲是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

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令人并作一句點、誤矣、

學使謁文廟、一諸生講孟子明堂章、讀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句毀諸句已乎、學使擊節曰、一讀語意已明、不必更講矣、

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又云鉤輈格磔、唐韋莊

詩云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懊惱澤家亦鷓鴣聲也

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銜磚石至嶺上吻爲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塔成犬斃寺僧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永嘉劉叅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性淳友善命畫工圖已像與僧對坐曰逢僧話圖到處乞人題咏華亭章台鼎一絕云支許相逢盡

日酉蕭蕭寒玉數竿秋青天碧海無兵氣開殺
嘶風五色驄
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
史隱本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
末閩進士沈崧爲隱撰墓志一篇文甚典麗叔
祥未之見也

因樹屋書影第二卷終

